

赵 珩

随笔

父女情深，生活恬淡

季黄（朱家潜）先生是我的长辈，也是我最崇敬的前辈学人之一。

不久前，季黄先生的女儿传荣送来她为中华书局写的新书——《父亲的声音》校样，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点文字。其实，传荣回忆其尊人的著作我是没有资格评议的，更不敢妄称为“序”。只是岁月流逝，老成凋谢，与季黄先生同辈的人基本都已离世，而在晚辈中我又虚长了几岁，加之我与季黄先生的接触较多，也写过怀念他的文章，传荣来找我，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吧。

传荣对我说，她无法写一部详细叙述父亲生平的书，我想这是很实事求是的。目前这部《父亲的声音》分为了四个部分，分别记录季黄先生在故宫工作的往事和接触的师友；季黄先生一生所钟爱的戏曲和有关人物；季黄先生遗留文字的整理与编辑；回忆父母和家庭旧事。我想，这四个部分已经提供了不少了解季黄先生生平的资料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《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》的小文，仅就我和季黄先生的接触做了点滴回忆，这里就不再重复文中的内容了。而为什么用“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”作为题目，是因为我觉得没有

更恰当与贴切的语言来形容和表达了，抑或这就是中国老一代文化人的德行与操守。这样的德行与操守甚至超乎了学人一生的名山事业，也超乎了后人的任何崇高赞誉。

传荣是季黄先生最小的女儿，也是在他身边时间最多的孩子。据我所知，传荣是随同父母在那个特殊年代到湖北咸宁“五七干校”的，她的小学教育几乎是在干校完成的。回到北京后，她才读了仍然处于“文革”风气笼罩下的中学。因此，传荣的教育多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。后来有幸进入故宫的紫禁城出版社（今故宫出版社前身）工作，不断学习提高，整理了乃父许多生前的论著，编辑了很多重要的书籍与图册，直到在副总编辑的职位上退休，很多学问的基础是来自于家庭的熏陶。大概，这就是所谓的家学。

在第三部分的最后，传荣用了“善承嘉锡，毋坠世守”八个字，我想，这正是传荣所恪守和秉承的家训罢。因为和朱家很熟，也就比较了解季黄先生的生活和家庭。先生钟爱他的子女们，但是又没有那种刻板的父亲威严，这使我经常感到在旧居的斗

室之中，那种其乐融融的气氛。父女情深，生活恬淡，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。先生生活简朴，无欲无求，也极大地影响了子女的生活态度。而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的做人准则也成了传荣她们行为的规范。朱家近代自文端公朱凤标以来

朱传荣

就是诗礼之家，世家的承传绝对不是财产的承继，其实至季黄先生这一代，家中的收藏早已捐献给了国家，可称清贫，但却又是富足的，这种承继是不混的家国情怀和道德操守，这才是取之无尽，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。孔子云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传荣以“善承嘉锡，毋坠世守”自勉，我想，这也正是家风的所在。

《父亲的声音》即将出版了，这既是传荣对于父亲的怀念，也为今天的人留下了了解老一辈学人经历、学养、志趣、生活的资料，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于此些许赘言，也寄托着我对季黄先生的思念。于丁酉年岁杪

随笔

平常中有许多情理在

朱家潜先生是我的父亲，他 2003 年去世，到今年已经过去十五年了。

父亲在世的日子，有了任何问题，张嘴就问，父亲去了，不能重现往日旧景，真有很长时间不能适应。不仅是我，周围的同事、朋友皆如此感觉。

而事实是，上一辈人去了，生活必然还在继续，我，和我的同辈人，以及更年轻的人，总要继续承担我们应尽的责任，总要学着自己解决遇见的问题。老人去了，孩子长大了，长辈没有了，我们已经到了所谓长辈的年纪了。这是自然规律，除了适应，并没有其他的选择。

这十五年中，因了种种需要，反而比父亲在的时候，听见父亲声音的时候更多，我说的听见并不是真的听录音，是阅读和回想的过程。

父亲的文字，一如他的为人，平常，简洁，不骄傲，不端着，就像他日常的话，清楚明白，任何的外行也能看懂。

父亲对待文字的态度是平和的，对于我这个读者来说，读父亲的文字，就是“听”他的说话。听的次数多了，就能回想此处与彼处的关联，就能有发问，就能听见原来没有明说的意思。

书中所收文字新旧都有，挑选自己文字的过程中发现，专门写父亲的真不多。但几乎所有的文字中都有父亲在，因为他的与人共事，因为他的讲述。

《遥远的咸宁》写的最早，还是父亲看着完成的。父亲教我说，你就按着自己说话的方式写，一件事说完了起个名字，算是一个小节。地名、人名只要知道的尽量多记下来。投稿给故宫的职工报纸，许多当事人看见自己的名字，都觉得亲切。见了面，都很鼓励我。

《我所知道的王世襄》是请王伯伯看后发表的，他与父亲被拘留期间的编号，还是王伯伯告诉我的。

1 辑中所收 10 篇，其中 3 篇是父亲，7 篇是父亲的老师、朋友、同事和领导。他们从同一个时代走过，他们彼此互为背景，没有父亲，我不会知道他们，去了解他们，谈论他们。尽自己所能去记录他们的一些生活痕迹，工作中的片段，也就是记录了我的父亲。

2 辑 6 篇，是跟戏相关的人与事。演戏排戏，是父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我家生活的一部分。无论是在后台照管父亲，还是在前台看父亲演戏，没有觉得什么特别。父亲去后，今日一点，明日一点的体会，平常中竟有许多情理在。

3 辑中的 8 篇，有 5 篇是与我的工作相关，近似于面对父亲说话。今年我做了什么，怎么做，对不对。

4 辑是家中的琐事与旧事，大部分是听来的，少部分是自己经历的。

原来不知道心里积攒了这许许多多过去生活中的片段，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才一点点浮现出来，描摹的过程并不容易，心手相应的程度也不能让我满意。

父亲去世之后，时常会记起他对某一事物的表述方式，会陡然间意识到他为什么这样说，而不是那样说。

同时我也会很自然的形成一种习惯，凡事做出一个选择之后，会在心里掂量父亲对此事的看法，是赞许，还是摇头。

朗月初升，暮色四垂，默坐片刻，似乎是，父亲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，一直可以交谈。

（《父亲的声音》，朱传荣著，中华书局即将出版）

刘 铮

看电视

李一氓读的英文书

1951 年，李一氓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，后即出任理事会常务理事、中国书记、常驻维也纳。这个位子，大体说来，算“闲职”，李一氓在给何方的信里说自己是去做“游仙”。

那时，陈乐民是李一氓的属下，他后来在《氓公的风格》一文中回忆：李一氓“带着我们三四个人。我们每天工作、生活在一起……氓公是老一代的革命家，但在我眼中他更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。他读书甚多，尤喜线装书……他也看外国书，在维也纳常去旧书店走走看看。我们那一摊还做些关于国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。氓公和我们几个人一样分担一个题目，认真地读书做笔记、剪贴报纸。他分工研究英国工党……”

上个月，我见人家卖的旧书里有一本英文的，就买下了，书的扉页上有用钢笔写的几个字——“李一氓 1955 维也纳”。书名叫《英国政治体制》（*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*），作者约翰·高兰（John Gollan），他跟李一氓倒是有些关系的。李一氓五十年代初曾译过一本小册子，是约翰·伊顿著《英国工党的假社会主义》，翻译此书缘由由李一氓晚年在回忆录里写过：“那是 1951 年初，我代表党中央去参加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，在会上遇见英国《工人日报》的副总编辑高兰（John Gollan），后来是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，他作为英国共产党的代表，提

书的主人读得很仔细，画线、标注，有时候一页上批了几种颜色的字，“丹黄烂然”。不过，多数标注都是用汉字注出英文词的意思。应该承认，假如这些词对这位读者来说是生词的话，那他的英文水平不算高，而那些中文字似乎又确是出自李一氓之手。

李一氓青年时代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、沪江大学、东吴大学读过书，1929 年到 1930 年，李一氓曾连续翻译了几本小书：《新俄诗选》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》《马克思论文选译》，其中第一、第三种是郭沫若帮忙校订的。李一氓后来说：“搞这些翻译工作，当时有两个困难：一是英语的文字水平不高，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极为贫乏。”

李一氓的这些说法，或许不完全 是谦辞。但 1955 年他已五十三岁，仍肯下那么大的力气读书，我总觉得，是件了不起的事；在人前表现自己如何饱读诗书，跟在人后老老实实“丹铅事点勘”，究竟是不同的。陈乐民说李一氓是个读书人，大抵不错。当然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那本《英国政治体制》他只读了前四章，后面的就没读了。再认真的读书人也不一定要把每本书都读完，正常。

叶 扬

名著与画

杰西·金与《西班牙公主的生日》

风和日丽的一天，西班牙王国的小公主，正要过她的十二岁生日。她平时没有地位相等的游伴，独处宫中；这一天，获得国王恩准，可以邀请小朋友进宫一同游乐。看着公主，国王想起往事：小公主只有半岁时，王后撒手人寰，国王从此鳏居不娶。此日他也是郁郁寡欢，远避人群。那边厢，宫中百戏杂陈，公主对一个驼背、罗圈腿的小侏儒的舞蹈觉得特别有趣，在他跳完后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取下戴在头上的白蔷薇，扔给了侏儒，还说想再看他的表演。侏儒是穷人的孩子，从不知自己形容丑陋，前一天在林间独舞时，被打猎的贵族发现，带进宫中为公主取乐，侏儒自以为受到公主的垂爱，高兴非凡，在宫中游荡，到处寻找她。后来他闯入宫中一个房间，在镜子里见到一个丑陋的怪物。从没见过镜子的侏儒过了一会儿终于发现，原来自己就是其中的怪物，这才意识到公主并不爱自己，痛苦地倒在地上抽搐。公主一行人也进了房间，以为侏儒又在表演，叫好不迭。未久，侏儒不再动弹，朝臣发现他已心碎而死，如实禀告。小公主老大不高兴，说：“以后凡是来陪我玩的人，都不可以有心，”随即跑出屋子到花园里去了。故事至此，戛然而止。

王尔德的《西班牙公主的生日》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。此篇与其他三篇故事一起，收入作者 1891 年出版的第二部童话集《石榴屋》，题献给自己的妻子。据一部传记记载，作者曾经说过，就文体而言，《西班牙公主的生日》是他写得最好的故事。这篇童话除了富丽的文藻、生动的对话之外，在叙事结构上也颇有特色，故事所贴近发现的中心人物，由国王到公主到侏儒，随着不同的场景次第变换。这篇作品跟《快乐王子》《夜莺与蔷薇》一样，反映出作者对于美丑、善恶对比的观念，语言讽刺，包含着比较强烈的伦理道德意义。

苏格兰艺术家杰西·金（Jessie Marion King, 1875-1949）出生于格拉斯哥西北郊的拜尔斯顿小镇，父亲是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，家里宗教气氛很



浓，幼年她在学校里画好的画，回家都要小心藏好，怕被母亲发现了会撕掉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反而造就了她青春期的叛逆和成年后的特立独行。十六岁时，她不顾父母反对，先后入玛格丽特王后学院和格拉斯哥艺术学院，攻读培养美术老师的课程，在校时她的作品经常得奖。1899 年起，她在母校格拉斯哥艺术学校任教。1908 年，她嫁给了艺术家泰勒，成婚后继续保持娘家的姓氏。她曾去德国、意大利游历，婚后还与丈夫一起卜居巴黎多年，到 1915 年才回到苏格兰定居。她主要以儿童读物的插图和装帧设计知名，但是也从事于珠宝和纺织品的工艺制作，还画彩陶。她跟当地许多同代的女艺术家被统称为“格拉斯哥女郎”，都受到十九世纪末欧洲“新艺术”风格的影响，在当时的英国声誉卓著。这幅插图出自 1913 年在格拉斯哥出版的一部王尔德童话集，是她为这篇作品所创作的三帧作品之一，画的是故事开头时的情节：公主平日“总是一个人玩，没有谁来陪伴她。”小公主被置诸图画的中心，手中拿的、脚下放的，都是没有生命的玩偶，从上方花树掩映的宫殿到下沿布满鲜花的池塘，都是怪异地毫无生气，相当符合故事的原意。整个画面的布局有强烈的装饰性色彩。

陆 蓓 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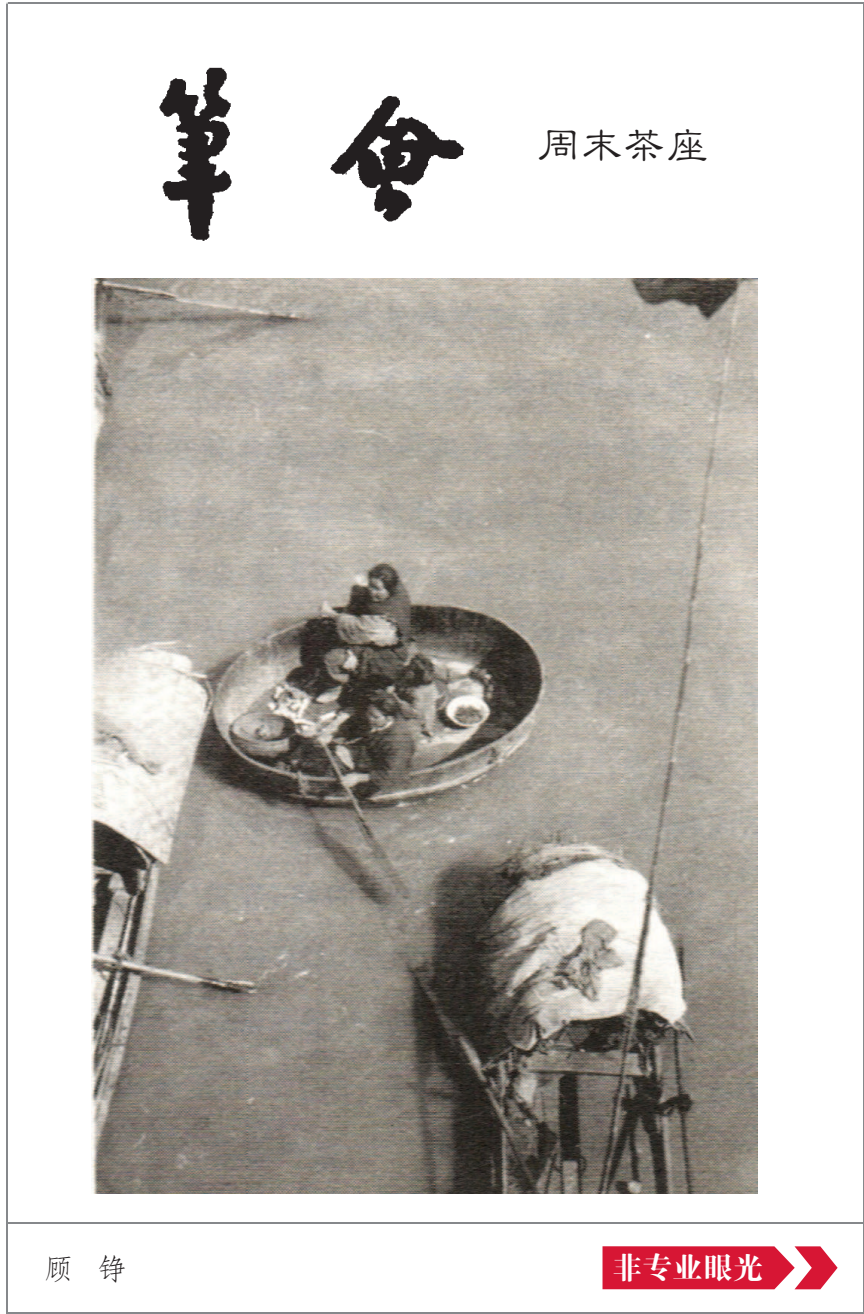
望野眼

洗牙

许多细节一起定义中年。在我身上，由牙齿率先起义。也是托生时欠些考虑，未能投到讲究人的樱桃小嘴里，它们变得羞怯又多情。上阵时娇弱无力，随酸咸而俯仰；与牙刷亲密接触，便血泪交流。去年夏天，牙龈已经发炎红肿，还又凑合到如今。

近来家庭、事业、猫，居然都严格运行在正轨上，实在是借了借口，不得不约见牙医。先要拍 CT，上下牙咬着小铁片儿，下巴搁在托子上。脑袋被两侧夹条固定，不能转动。又阖闭眼一分钟。机器磁磁作响，我也配合着走神儿（作为被摄体与拍摄者），在他回国后稍无消减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，他于摄影发生兴趣也是顺理成章之事。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摄影，不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吗？

这张拍摄年代不详的照片，是胡适于安徽芜湖长江边上拍下的乞丐身影。照片显然是他从江轮上以俯瞰视角拍得。不事掩饰的清晰影像既显示了其画面把控能力，也凸现了现世关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张照片可说是这位大力提倡白话文学的摄影爱好者的“白话”摄影作品。



顾 铮

非专业眼光

胡适的“白话”摄影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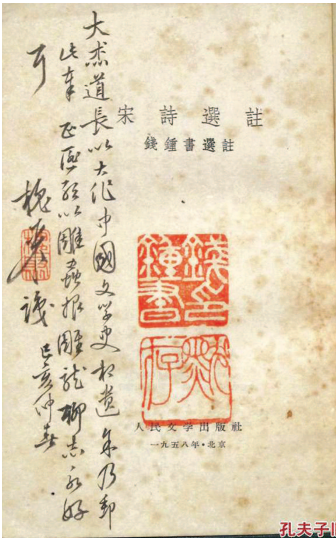
胡适（1891-1962）可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中最善于面对照相机镜头的人了。不过，他也是一个喜欢操弄照相机的新型知识分子。从他的日记可以发现，在留学美国期间，他频繁上馆子（照相馆）拍了照片寄送他人，可见他于亲情、友情与社交的重视。他自己上手拍摄照片。这个摄影的爱好（作为被摄体与拍摄者），在他回国后稍无消减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，他于摄影发生兴趣也是顺理成章之事。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摄影，不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吗？

这张拍摄年代不详的照片，是胡适于安徽芜湖长江边上拍下的乞丐身影。照片显然是他从江轮上以俯瞰视角拍得。不事掩饰的清晰影像既显示了其画面把控能力，也凸现了现世关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张照片可说是这位大力提倡白话文学的摄影爱好者的“白话”摄影作品。

陈子善

不日记

钱锺书赠书刘大杰



7 月 25 日 多云。友人相告，网上有本钱锺书题赠刘大杰的《宋诗选注》高价出售，一查，果不其然。此书为 1959 年 9 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本，小 32 开平装，列为“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”第五种。扉页有钱锺书毛笔题词：

大老道长以大作《中国文学史》相遗，余乃卽此奉 正，非敢以雕虫报雕龙，聊志永好耳。

槐聚识 己亥仲春 又钤阴文“钱锺书印”和阳文“默存”、“槐聚”三方章，郑重其事。“己亥”应为 1959 年。书中则有作者的几处亲笔修改。

时任复旦大學教授的刘大杰是文学史家，他把 1949 年前出版的两卷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修订扩充成三卷本，于 1957 年 12 月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书出后他一寄定了一套请钱锺书指正，所以钱锺书选注的《宋诗选注》问世后即回赠刘大杰，投桃报李。从题词看，钱锺书称“非敢以雕虫报雕龙”，很谦虚。

钱锺书比刘大杰小六岁，他俩是同代人，两人的文字交始于何时？尚不

半上流

古城春梦

忠实粉丝有跟着电影去旅行的嗜好，收拾行李的同时乖乖做功课，地图上勾勒起著名光影景点，如果是意大利首都《罗马假期》的咬石石头人像和《甜美生活》的许愿泉方位清清楚楚，抵步后按图索骥。天生懒惰的半票影迷当然没那么虔诚，最多只能带着电影去旅行，兴之所至就地取材，糊糊涂涂走马看花。譬如这次在比雷埃夫斯港搭早班船，预订旅馆先一晚下榻，出了地铁耳膜自动播放《永不在星期天》，我就记起这是周日妓女不上班的港口，街童码头嬉水画面如走马灯般涌现，无心插柳，惘惘吹了一阵昔日的微风。

生平看的第一部希腊电影，并非主题曲熟极而流的这一部，而是原名《希腊人巴巴》的《古城春梦》（Zorba the Greek），可巧那段衬托两个男主角跳土风舞的音乐，电台也常常播出，由慢到快的节奏考验腿力腰力，和测试肺能量的《王昭君》异曲同工。六十年代中至末，星洲福康宁路斜坡的小小文化馆，是法国文化协会和新加坡电影学会放映场地，幸好当时尚未实

行分级制，未满十八岁的黄毛小子只要交足会费，可以大摇大摆和老鬼们平起平坐，生吞活剥成人世界的七情六欲。毫无盈利可图的活动，经费可省则省，空运而来的十居其九是声色水平差强人意的十六厘米版本，饥渴的眼睛可顾不了那么多，卑微地学习何谓惜福——最记得电视屏播映《大国民》，血淋淋的接收器出现故障，每隔几分钟画面就浮一浮，能屈能伸的我也不以为忤，金睛火眼看到玫瑰花蕾水落石出之时。

《古城春梦》由安东尼尼挂头牌，令人惊艳的却是阿伦卑斯，立即注册成为他的影迷，接踵而至的《远离疯狂的人群》《恋爱中的女人》和《中介人》看得津津有味。安东尼尼相貌奇丑，然而欧美左右逢源，主流商业片支流艺术片大小通杀，之前在《六壮士》领教过，甚至比查理士布朗逊更不开胃，《法国霸王龙》饰演蒙古大汗忽必烈，和演马可波罗的德国俊男贺蓝荷斯成强烈对比——此片卡士包括奥马沙里夫和奥逊威尔斯，单看明星值回票价，一直希望在巴黎二轮戏院重睹。